



# 康巴周末

## 康巴文学

2024年12月13日 星期五  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版式设计:边强

### 璇玑图

◎梁新会

禾苗急了,开口恳求道:“爷爷染病数日,粒米未进,孙媳心焦,日夜难安,望爷爷看在姑爷的面上,就算不吃饭,喝口汤也是好的。”爷爷无力地抬起身,却一下子被碗中的荷花异彩吸引住了,苏蕙搅了搅面条,一股诱人的清香味扑鼻而来,爷爷狐疑地看着苏蕙。苏蕙赶紧端起碗给爷爷喂了一口汤,这汤是熬了许久的鸡汤,十分煎鲜,香味浓郁,喝一口顿觉神清气爽,口舌生津,不一会儿,爷爷就把一碗面吃完了。碗里面少汤多,爷爷三口吃完面之后,一口气喝尽了汤。禾苗又端来一碗面,爷爷吃完之后,觉得汤倒掉可惜,就叫苏蕙给汤中再捞几条面。苏蕙不让,怕久病之人一下子吃多了积食,爷爷便把碗中的汤又喝得一千二净。

人是铁饭是钢,一顿不吃饿得慌。爷爷终于能吃饭了,全家人都舒展眉颜,婆婆更是欢喜得念起了佛。

爷爷奇怪有这么好吃的面条,干嘛不早点让他尝一尝。苏蕙见爷爷高兴,便随口胡诌起了“旗花面”的来历——从前有位皇上的宠妃病了,茶饭不思,虽经大医百般医治,但病情时好时坏,让皇上十分发愁。于是皇上降旨,招天下名厨进宫,为娘娘烹调美味佳肴。许多大厨纷纷前来应征。他们费尽心思,用山珍海味为娘娘做了数十种饭菜,娘娘非但不吃,一闻都觉得恶心,圣上大怒,以欺君之罪杀了好几个厨师。吓得其他厨师再也不敢揭皇榜了。

京城附近有个小伙子,因家道贫寒,年过三十,尚未娶妻,与老母相依为命。老母年迈多病,小伙子无钱求医,就试着用鸡汤、蔬菜和调料做成药膳给老母吃,没想到还真医好了一些疾病。官差听说之后,强行把小伙子带到了到皇官。小伙子听说皇上为给娘娘治病杀了许多同行,吓得不敢睡觉,苦思冥想,终于想出了做“旗花面”的法子。娘娘吃了这面,风体安康。皇上大喜,重赏了小伙子。小伙子得了赏钱,回家娶了美娇娘,开起了面馆,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好日子。

爷爷听后,开心地笑了。禾苗在旁边打趣说:“爷爷就好比那官里的娘娘,金贵着呢,一吃‘旗花面’就好了。”

“没礼数。这儿那里轮得着你这丫头片子说话。”婆婆看不惯禾苗没大没小的样子,端着夫人的架子训斥道。

“贤媳此言差矣。禾苗把我比作金贵的娘娘,我可不敢当,这是孩子的一片孝心,是盼我病好呢。一家人,莫拘束,一笑,十年少。苏蕙和禾苗这两个孩子一唱一和的,是想着法子逗我开心呢。你当我老糊涂了。”爷爷替苏蕙和禾苗开脱道。婆婆这才不再说什么。苏蕙和禾苗相视一笑,暗自得意。

爷爷病愈后,家人这才告诉他王猛去世的消息。爷爷愣了半天,半天才回过神来:“老天不长眼。这都是操心国事,忧虑过度而致。秦的好日子不长了。”自此,爷爷性情随和了许多,逢人就夸“旗花面”好吃。客人们来了,也都点名要吃苏蕙做的“旗花面”。渐渐地,这种面食就在法门寺周围传开了。

王猛去世之后,秦国地动、洪水、瘟疫、蝗灾等灾祸不断。民间传说王猛死得大冤,老天爷在惩罚秦国。先是边远之地的庄稼被蝗虫吃光,接着遭遇了大洪水,洪水过后,瘟疫四起,许多老人孩子接连毙命。各地官员连连上书,请朝廷赈灾,然而,老百姓左等右等,就是不见朝廷的赈灾钱粮。原来,朝中官员为了邀功请赏,报喜不报忧,饥民们饿殍遍野,卖儿鬻女,荷望得到的消息却是黎民百姓安居乐业,天下太平无事。

不久关中也发生了干旱、地动之异象,老百姓人心惶惶,不可终日。

一日,爷爷询问苏蕙如何处置天王赐给冥滔的金银财物。恰好法显大师过来与爷爷清谈,苏蕙就此事问起大师。“阿弥陀佛!冥滔拜在我的门下,成边卫,难免杀戮流血,如今天象不稳,不如在周秦坡起一座观音寺,为百姓祈福消灾。村西沟边地势高,面河背原,最宜修行。”爷爷和婆婆听了都说如此甚好。苏蕙是晚辈,不敢插话,只是点头。

老葛识文断字,读过不少书,行李中也有几本破了边的线装书。他们白天做完活,夜晚回到满是锯末味的小屋时,他就给翁青讲书里的故事。故事几乎都是关于汉地的,有很久以前小国间的战争,有江湖英雄的传奇,有狐狸成精的传说,还有神猴取经的故事。翁青总是听得忘乎所以,经常是老葛讲睡着了,他还精神百倍。他这才知道,书是多么好的东西啊,薄薄的纸页间,可以装下那么多人,那么多事,那么多的天上人间。

——《去看大海》

7

人秦孟统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## 去看大海

◎西西

拾

老葛有木工活的时候,翁青就跟着去打下手。他学活儿学得快,体力又好,几乎把拉锯、推刨、凿孔等累人的活都给包揽了。老葛开始对他另眼相看,有一次喝醉了酒,对翁青说:“你这小蛮子,倒是个好苗子。干脆别走了,留下来和我一起干,你会成为一个好木匠。”

翁青不知道小蛮子是什么意思,也不想成为好木匠。但他打心里喜欢老葛,把他当成了异族大哥。这对于翁青来说,是一种久违的情感,就连对阿尼嘎,也只在塔朗分手的那一刻才有。

老葛识文断字,读过不少书,行李中也有几本破了边的线装书。他们白天做完活,夜晚回到满是锯末味的小屋时,他就给翁青讲书里的故事。故事几乎都是关于汉地的,有很久以前小国间的战争,有江湖英雄的传奇,有狐狸成精的传说,还有神猴取经的故事。翁青总是听得忘乎所以,经常是老葛讲睡着了,他还精神百倍。他这才知道,书是多么好的东西啊,薄薄的纸页间,可以装下那么多人,那么多事,那么多的天上人间。

好几次翁青想离开莫溪,但在老葛面前,总是开不了口。老葛的木工活,已经越来越少不得他了。有时他也认为,自己不忍心作别的,除了老葛,似乎还有那些书里的故事。

有一次,老葛让翁青讲讲自己。翁青一开口,过往的经历就水一般流了出来,汉语似乎也没那么拗口了。在老葛面前,他毫无保留。听翁青讲完,老葛的独眼里一片迷茫,过了好一阵,他说:“你们藏人虽然信奉佛教,但因为钱财和女人发生的事,和汉人也没多大区别。我不明白的是,你这样一路走下去,找到父亲的机会很渺茫,吃这么些苦,到头来就只为去看大海?”

翁青说:“我也说不好。”

老葛不甘心地:“你好好想想,这和你的信仰有没有关系?我听说藏人会千里迢迢磕着长头去拉萨拜佛,甚至不惜死在途中。你这么做,会不会也相当于一种朝圣?”

老葛的话启发了翁青,内心升起从未有过的悲壮和豪迈。他

想,是啊,何不把它当做朝圣?他听人讲过,大海在佛经里象征着永恒和祥瑞,把去看大海当做朝圣,起码对自己来说,是个好理由。

和老葛去做木工,有时东家会留他们喝酒。翁青不喝酒,但喜欢看老葛眯着眼睛抿酒的样子。几杯酒下肚,老葛的话会多起来,但从来不谈他的过去。有一次他说漏了嘴,刚说了一句“想当年”,就打住没了下文。翁青很好奇,便追问他,他却转说起别的:“我有个妹妹,长得像花一样,等攒够钱,我得回去给她订一门好亲事。”

翁青也不好再问,只隐约觉得他不像个普通木匠。

翁青的想法印证得很快。几个月后,莫溪镇来了红汉人的队伍解放军,当地有钱的大户跑了几个,没跑的,不管富人穷人,也都轻易不敢出门。没过几天,在跟着解放军的工作队的宣传鼓动下,人们越来越多地涌上老街,今天慰军,明天集会,满脸的喜悦与亢奋。

翁青听阿尼嘎头人说过父亲有可能投靠了红汉人,心想,要是父亲出现在这里,那该多好啊!便约老葛去红汉人那打打听听父亲,老葛推说头疼不肯去,神色不太自然,大白天的,竟然用被子蒙着头睡了。

翁青也没顾上多想,一个人上了街。他在街上转了一圈,虽然见着几位工作队的人,却因为汉语不够好,始终没勇气上去问。他心里暗骂老葛不够朋友,快快回去,进了小屋,发现老葛连他的行李都不见了。他急忙出门去找,没找着老葛,却见一些人朝土地庙方向跑,就跟了去。到了那里,翁青傻眼了,老葛被几个持枪民兵押过来,一绺斜牵的头发挡住了他的那只好眼。

翁青挤在人群中一路跟到老街下街口的天主堂大院门口,被两个解放军哨兵挡住。翁青扯着嗓子喊了一声:“老葛!”

老葛刚一扭头,就被押他的民兵一把推进院子。

翁青浑身发抖,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,恍惚惚回到小屋,脚步像是踩在半空里。他呆坐了很久,也不想吃饭。入夜,屋外下雨了,他听着雨声昏昏然睡去,天亮前,做了个梦,梦里,碧蓝的天空铺在地上,脚下是漂浮的云朵和不时疾闪的鸟影,而头顶,是阔别的顿曲河谷,色尔寨的珊瑚坡和尼寨寨的青稞地都隐约可见,最抢眼的,是弯弯绕绕闪着银光的河流。河岸黑压压走着一群人,人群里有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人——父母,阿尼嘎,尼寨头人,扎西,郎然朱古,雍西,老葛……

所有人都在仓促逃离,所有人在急切去往。

第二天一早,翁青又去了天主堂大院。院门前的两个哨兵已经不是昨天的了。其中一个问他:“你是什么人?”

翁青说:“你们昨天抓的人是我朋友,我想看看他。”

一听这话,哨兵的神情变了,把上了刺刀的步枪对着他,大声喝问:“你到底是什么人?”吓得翁青连退几步,一个趔趄,坐在了积着雨水的地上。

这时,大院的木门打开了,一位军官模样的黑脸汉子走出来,用藏语问翁青:“你是藏人?”

翁青狼狽起身,点着头迎上去:“是的,我是藏人。”

那人示意哨兵放下枪,说:“我在院里听见你说话,就觉得像是藏人说汉语,果然没错。没想到在这还能遇上藏族老乡。你是哪里人?”

“顿曲人。”

“叫什么?”

“翁青。”

“来莫溪干什么?”

“流浪到的这里。”

那人想了想,把翁青带进大院。大院里高高的钟楼旁,有一个飘满水葫芦的小池塘,池边一棵高大的榕树遮住了半院子的阳光。翁青跟在那人身后上了几级台阶,进入一个敞着门窗的房间。那人倒了杯开水给他,说:“我叫顿珠,安多人,是解放军的副连长。”

翁青问:“我父亲叫多登,多年前出走,有人说可能加入了你们的队伍,您认识他吗?”

顿珠反复念叨几遍“多登”和“顿曲”,陷入沉思,最后满怀歉意地说:“我真不知道这么个人。解放军的队伍很多,队伍里藏族人不少,有机会我帮你打听打听。”

翁青难掩失望之情,但还是向他表示了感谢。

顿珠问他:“你怎么认识我们抓的那个人?”

翁青便把认识老葛的过程大致讲了一下,说:“老葛是个好人,你们一定抓错了!”

顿珠笑着摇摇头,说:“他不叫老葛,也不是好人。我们在莫溪的眼线早就盯上他了。”

翁青问:“那他到底是什么人?”

顿珠眨眨眼,卖了个关子:“过几天我们要召开群众大会,公开审判他和十儿个像他那样的人,到时你就知道他是谁人了!”

翁青一惊:“你们不会杀他吧?”

顿珠嗤嗤一笑:“那倒不至于。”收放笑容前,他还冒出一句翁青倒不懂不懂的汉语:“死罪可免,活罪难逃!”

翁青有些发懵,脚下也是轻飘飘的,像是一不留神,身体里的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。他觉得丢失了老葛,自己寻父和看大海的旅程将变得索然无味。

他沉思片刻,说:“让我见见他吧。”

顿珠把头摇得很坚决:“不行,他不能见任何人!”

翁青从腰上解下那把银刀放到桌上,看着顿珠的眼睛央求:“我只需见见他,您要不放心,可以在边上盯着。这刀,就算我的一点谢意!”

顿珠有些犹豫,翁青姿势要跪下去。顿珠一把拉住他,从兜里掏出个怀表看看:“他在这里应该也没什么亲人。这样吧,看在藏族老乡的份上,我让你和他告个别,下次见面,不定是什么时候了!”

出门前,翁青看了看躺在桌上的龙纹鞘银刀,心想,看来今天注定是个告别的日子。他懵懵懂懂跟着顿珠去了院子北侧的一个独立的小平房,门外的哨兵正抱着枪打盹,一见顿珠,慌忙站好敬礼。左侧墙边,一树三角梅开得正艳。

一进房间,翁青就看见老葛背靠着墙,盘腿坐在一块棕垫上,头顶,是房间里唯一的小铁窗。看到翁青,他高兴地喊起来:“你怎么来了?”

翁青鼻子一酸,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顿珠拍拍翁青的肩:“你们聊吧,过一会儿我再过来。”说完,从外面锁上门走了。

翁青问老葛:“你怎么就被他们抓了?这究竟是咋回事?”

老葛用后脑勺磕墙,叹道:“因果不饶人,这就是命啊!你们的佛教不也讲这个吗?”

原来,老葛以前是白汉人队伍里的一个小兵,老家在汉地东部海边,早年红汉人势微时,跟着队伍抓捕过红汉人。一年前红汉人的解放军攻陷他们所驻守的县城,他乔装成老百姓逃了出来,那眼睛就是在战事中被炸瞎的。他一路辗转来到莫溪镇,重拾当兵前的木工手艺讨生活,认识翁青时,已经在莫溪待了一年多。

他说昨晚梦见了从他家房前流向大海的河流,梦见了老母亲和妹妹。说着,营养不良的脸开始泛红,独眼里闪起泪光。

他还说原本有个打算,要是能躲过这一劫,就带着翁青一块儿回他家乡,如果翁青愿意,可以做他妹夫。说到这里,他笑了:“我妹妹是个哑巴,没说我的那么好,但人很聪明,你会喜欢她的。做了我的妹夫,你就离大海很近了。”

翁青说:“我长的是吃糌粑的胃,迟早得回种青稞的地方,在你们的地方,我待不住。”

老葛说:“你可以现在就回去。我

早听说解放军要渡过牦牛江去你们那个方向,他们所到之处,种青稞的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。”

翁青不明白种青稞的穷人怎么一下都能过上好日子,但他现在并不急于问老葛,因为他有另一个问题:“你会坐几年牢?”

老葛的脸色沉了下来:“不好说。”

翁青怔了怔,说:“见不到大海,我不会回去的。”

老葛舔舔干涩的嘴唇笑:“你这小蛮子,我就喜欢你这股傻劲儿。我早想告诉你,靠双腿走到海边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非要去看海,你可以坐汽车、火车、轮船,或者是飞机。”这些都是翁青没见过的,因此又费了老葛一番口舌。

翁青问:“江水从这里到大海,要流多久?”

老葛想了想,说:“我也不知道。估计怎么也得上三两个月吧。告诉你个书里的道理:海水被太阳晒成水汽飘到天上,遇冷聚成雨雪,雨雪落到地上汇入江河,江河最后又流进大海。它们互为源头和终点。佛教不是讲生死轮回吗?这就是水的轮回。你这一路走来,地上的流的,天上飘的,其实都是大海的一部分。大海没你想的那么美,不过就是看不到边的水,就像把眼睛贴近江面看长江。”

老葛的话很绕,但翁青听明白了。他觉得读过书念过字的嘴巴,说什么都头头是道。

翁青:“你的意思是我没必要走下去了?”

老葛:“差不多吧。反正你也找不着你父亲。”

翁青:“我们认识这么久,为什么今天才听你这样说?”

老葛咧嘴一笑:“我这不是被抓起来了?”

翁青问:“你杀过人吗?”

老葛想了想,说:“怎么说呢?打仗的时候对着前面开过枪,谁知道有没有打中人。”

翁青说:“那你就一口咬定没杀过人。带我来的解放军副连长是藏人,我再求求他,或许可以放了你呢!”

翁青这话说得没有丝毫底气。

老葛拍拍他的肩:“没用的!他能让你见我,已经很难了。”

外面传来顿珠和哨兵的交谈声,接着,是开锁的声音。翁青猛然醒过神来,忙问:“老葛,你还有什么话没有?”

小屋里的气氛陡然变得压抑。老葛笑得苦涩:“没了!”

“你对家人有什么话没有?”

“就是有话,你也带不到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带不到?”说这话时,翁青的脑海里闪现出蓝天一样美丽的大海。

老葛摇摇头,独眼慢慢黯淡下去:“我也真没什么话了。她们应该以为我早就死了,这样最好,免得她们又哭一场。”

这时,顿珠进了房间,示意翁青该走了。翁青抓住老葛的手不忍松开。老葛使劲挣脱,说:“去吧,小蛮子,希望我们还有再见的一天!”

翁青强忍泪水走出小屋,刚到大榕树下,就听见老葛在喊:“翁青,我不是老葛,我是老李,我叫李富贵!”

翁青不敢转身,泪如泉涌。

顿珠感慨道:“一个汉人,一个藏人,两个流浪汉,还真是情深义重!”

他又说:“刀是把好刀,我很喜欢。你真舍得送我?”

翁青的心思还在老葛那边,没回过神来。

见翁青不说话,顿珠磨蹭着把几块银元塞进他的口袋:“要不,算我买的吧……”

翁青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天主堂大院,身体里好像有什么要命的经脉被抽去了。顿珠叫住他,说:“你懂汉语,愿不愿在我们队伍里当翻译?”

翁青听得一震:“什么?参加你们的队伍?”

顿珠点点头:“顺便可以找你父亲呢!”

翁青心动了,问:“你们还要去哪里?”

顿珠说:“过江,去比顿曲更远的地方。我们要解放全中国。”

翁青愣了一会儿,抬头看向东边的天际,说:“我得先去那边。”

顿珠问:“去看李富贵的家人?”

翁青说:“去看大海。”

(全文完)



雪花  
XUEHUA  
【第2555期】